

|聊书|长恨歌：天长地久有时尽

原创 Seerey 溯回文艺 2020-04-07 17:24

長恨歌

天長地久有時盡

言語

看《小城之恋》《我爱比尔》的时候，我知道王安忆作为女性作家是多么能洞察女人。如今故事梗概忘得差不多了，但提起《小城之恋》还能嗅到盛夏练功房里的暧昧涌动、夏风潮热与汗水味道，说到《我爱比尔》总能想到空旷房子、水粉油画与素布裙子的影子。

可是《长恨歌》的文字敏锐度大概是比《小城之恋》与《我爱比尔》还要厉害。王安忆像绣坊坐了几十年的绣娘，汉字是线，笔头是针，字词句段就被她熟稔从容地操弄于手中，最后呈现出名为长恨歌的一张绣帕，全是细致入微回环往复的刺绣。

乍一看，《长恨歌》尤其是前几章的铺垫好像是唠唠叨叨令人头痛的，是大费周折还不讨好的。可是你发挥作为一个中国人识认汉字的本领去咀嚼，你会惊觉那些拗口的比喻、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通感和三三两两的形容词，都是不无道理的，你是能够明了她想要表达的意思的。很多关于时代，关于城市，关于女人男人间错综复杂的关系，关于某个场景下的心思的细微情绪，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只能朦朦胧胧半梦半醒觉察而难以言说的，她都用的方式替你说了出来，用字词句再替你搭建营造出来当初那个场景、那种氛围。没那么简洁明了，不够直接粗暴，但你读出来那字里行间的韵味儿以后，是会拍手称赞的，是会感同身受的。

这样的文字有时候容易被看做是矫揉造作，“读不进去的”，但其实它是再真实不过的，是与日常生活的每一份都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，无论如何总能从中品出点感同身受的共鸣来。

王安忆是真的很明白女人。



每一个小节，都是一个镜头。

大背景是上海，简短地穿插了一个邬江，一个杭州，其实那说白了还是上海。讲的不在于那两个城市，而是在其他城市里的王琦瑶的心情。上海是王琦瑶的情感载体，王琦瑶是上海的时代投射，不管她在哪儿，她的身上都是上海。

王安忆的布局结构当然是很巧妙，虽然说是平铺直叙四十年，但其实中间是穿插了很多人事物的，铺垫伏笔也是处处可见的，也许正是为了不让这四十年写得太理所当然，直白平淡。每个人都出场、谢幕甚至再出场都是节奏恰好，更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单独部分来被刻画。大概是想更全面地丰富四十年来上海城里的人物群像吧，王安忆倒并没有从头到尾都专注于王琦瑶一个人，（想来也会让人读起来偶尔腻味）恰如其分地给了几乎出场的每个角色单人的部分，是生动的，常常还会让人觉得有些讶异后的悲悯，能给人不错的阅读效果，比如李主任，比如毛毛娘舅，比如张永红，比如长脚其实都是。大抵就是一种——一台前后台的反差感。王琦瑶视角的他们，和完全第三人称视角下的他们，有重叠，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。这样的补充和交叉，是给这四十年生活的叙述增添一些外头的颜色，也有种稍稍透一口气的意思，虽然当他们的轨迹再次与王琦瑶的交叠，我们就又被这形形色色的人们相交叉的人生压抑得发闷了。

看完再想起开头，总觉得还能听见鸽子扑簌簌振翅的声音，开头从鸽子到王琦瑶，总觉得是最有电影质感的一部分。大概就是最常见的那种——由模糊不清的弄堂风景、梧桐街道、人言人语的远景镜头交代背景，再缓缓移向主角的脸庞的电影开头。王琦瑶就是出现得如此平常，自然而然，你就不会对她会拥有的那种家常又清淡的美丽产生什么质疑与不满，基调就如此定下了。

这样的小节段落真的就像是分镜，明明白白地标注着每一个分镜的内容，“鸽子”、“弄堂”、“闺阁”、“王琦瑶”……一个镜头接一个，缓缓推进，故事也就慢慢铺叙开了，节奏把握相当老练。



时装是一个兜兜转转回到原地的圈子，王琦瑶的爱情又何尝不是。

折转向前推进的时代带给王琦瑶的是成熟的风情。这风情不是千娇百媚也不是犀利刺辣，是和她本人那种老实忠厚的美丽相得益彰的沉淀。

书里面王琦瑶和每一个人都对话都能窥见迂回婉转，话里带话，话不挑明的意味，这大概就是上海城弄堂里的东方人的弯弯绕绕。从学生时代开始，她就绝不是一个直肠子的人物，与吴佩珍、蒋莉丽是对比鲜明的。她的话术在时间打磨里渐渐成熟稳重，时常都是滴水不漏的模样。可这说到底不过徒有其表，王琦瑶始终都在被推着走，她生活的动荡与改变没有几件不是因为男人与情爱，她做不出几样单单是为自己的选择。于是不管是哪一个时代，不管是老上海城还是摩登新上海，对于爱情她往往都在最后败下阵来，这都要归于一个“等”字。

当王琦瑶顺从地住进爱丽丝公寓，从此开始与李主任少聚多散，孤守空房，这是她第一次等待，陌生的孤寂打得她措手不及，她失态痛哭，她竭力挽留，然而一九四九年到了，那架载着不知姓甚名谁之人的飞机坠落。这一次的生死离别似乎使

得王琦瑶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，她开始以独力生存，在平安里弄堂过看平常日子。

毛毛娘舅的到来给了她生存以外的希望——久违的希望，是有关爱情与婚姻的。但她再不是那个十八九岁的少女，会指着手上的戒指直截了当地狡黠调侃：这是什么？他们平静地围炉夜话，打牌作乐，喝喝下午茶，下下馆子，彼此的氛围被他们操纵得微妙、客气、却又不可轻易言说。他们的结合是不必出乎意料，又是有些难堪的。因为“不被承认”这四个字大概在他们心底都是心照不宣。他们甚至彼此也害怕就这么开诚布公，王琦瑶与康明逊的爱情，就是一个“拖”字。拖着拖着，像是有了夫妻的错觉，可王琦瑶仍然是“等”着他能来她家，“他什么时候来呢？”拖着拖着，王琦瑶怀孕了，拖着拖着，她只好拉了萨沙下水，拖着拖着，她便把孩子生下来了。而康明逊和萨沙，却都在消失在王琦瑶寓居于那间弄堂小屋，消失在她的养胎与分娩，消失在她的“等”里。

最后是老克腊，在王琦瑶口中，他常是“孩子”是“小弟弟”，王琦瑶懂得用“我烧的饭菜和你妈妈比如何”来婉拒与试探，老克腊不过二十六岁，在一九八五年的王琦瑶面前，他常常是束手就擒又摇尾乞怜，他本臣服于王琦瑶的沉静、聪明与风情，可是王琦瑶终究也是“等”了他，甚至是求他再陪她几年，她仍然在那间平安里的小居室里等着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生命，跨越时代再给她热情与希冀。王琦瑶看似是不在乎年纪的，有着超越年纪的洒脱，其实说到底也不是的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她依旧是那个寂寞的王琦瑶，是那个独守空房，得不到一份明朗爱情的王琦瑶，她说着“你是个孩子”，心里想的却是“陪着我吧”，她这么想了，开始等了，便是注定了不团圆的结局。他们同处一个时代，共眠一张床榻，实际上仍然隔着三分之一世纪，老克腊不属于老上海，也就不属于她。她的“等”与祈求都落了空，她的寂寞症最后也无人可解。

再说王琦瑶最后的死。其实，那一盒子黄金渐渐成为贯穿始终的意象时，好像就有些在昭示结局的意味。若是为情死，为爱困，总有股子说不出来的煽情味道，而这个故事选择了跨越四十年大框架，本就处处都是时代洪流无情的悲悯，倒已经不必用这样的手法了。死于为财的他杀，却能更现实一步。看到长脚反身进屋撬抽屉，我才知道王琦瑶是非死不可了。说来可笑的是，她是为了那一声“阿姨”而怒，长脚则是为了那声“瘪三”而怒。在这个充斥着不理智因子的怪诞夜晚，两个分属不同时代的人都分别被掀开内心深处最不愿言说的痛楚。

长脚是混迹于新上海中的形形色色的青年，王琦瑶却是老上海的遗留之物。新人杀死旧人，也算是个合理的象征。而王琦瑶眼前闪现的四十年前的写真场景，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预言，则给结局添了分荒诞与寒意。

奇怪的是，看到后来，看王琦瑶从容沉默在崭新的上海城与人之中往返来回，我脑海里浮现的依旧是她十九岁在弄堂口见李主任，以一种忐忑又天真的心情，为了小小的报复，指着李主任手上的戒指出声狡黠地问：这是什么？

-更多书评/影评/创作，可关注公众号：溯回文艺

-感谢您的阅读。

完